

有民宿，处处皆是瓦尔登湖

丘眉

民宿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的名词，也就是最近这几年。不同于原生态的农家乐或千店一面的连锁酒店，与当地人文特色相结合、又有独特设计感的民宿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，它代表了当代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也是一种独特生活美学的展现，呼应了都市人对于慢生活的追求。在本版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中，作者深入采访多家民宿和多位业内人士，以独特的视角全方位展现民宿在当下的多元样态。

——编者



① ②
③

图①②③分别为民宿十八迈、谧舍、叠云。均为作者供图。

你出发了，从城里出发。你出去寻找某样东西，或许你什么都不打算寻找，仅仅是跟随着人流。似乎，全城的人都出发了。你也开着自己的小轿车，穿着NAUTICA或COLUMBIA的冲锋衣，脚上蹬着打着勾的NIKE或者ASICS Kayano。即使大牌都没有，至少你的脚上穿上板式样鞋子，或者是一双小白鞋，它们有大小牌子，不贵却是一鞋风行。要出城，你却不怕脏。

冬日的阳光想必比春日的阳光更为人所

歌颂，打在身上，乍寒还暖。我也出发了，准确说，又双叒叕地出发了。我住在上海曾经的“下只角”杨浦区，不过，地理位置上，在内环。所以，我是从上海的心脏出发。我不是向西转，我向东转，经地铁，从黄浦江的肚子下过江，到达了东方明珠的一边，浦东。有人告诉我，浦东的民宿正在火热推进中。而他们的“野心”也不小，要超越莫干山，成为新一代的民宿聚落。

场上是很受欢迎的，值得鼓励探索，我们有责任帮助它合规。”

德清当地人钱继良最早曾经想去丽江做类民宿的客栈。“裸心不是民宿，它是野奢型度假酒店。但是，它的国际生活理念的高度与格局，还有审美对莫干山后来的民宿影响很大。”

在莫干山附近很偏僻的一条小山村，几乎只剩下老人与狗，“跟我记忆中的家乡很像。”钱继良说。于是，2009年，他决定不去丽江，在这个小山村创建了民宿“西坡”。他认为，早期的莫干山很有思想，吸引了很多追求完美生活的人。

“法国山居”“西坡”“后坞生活”，这些在莫干山第一波开出来的民宿，开一个火一个。德清开始以“民宿”对裸心乡这些新住宿进行规范。“一般国外的民宿，都指在乡村，房屋主人对自己房屋进行改造而成。但是，我们发现这个不符合莫干山的实际。而且，这样，不还是回到周边县城的‘农家乐’吗？那不是我们想要提供的服务，那样的服务也不会有这样的火爆。”

调研发现，引发莫干山火爆的群体，完全不同于周边县城游客。“他们大多在25至45岁，不一定太有钱，但是一定对品质讲究，有着新的生活方式，是典型的中等收入人群。周边县城游客大多是他们的父辈，跟随大巴旅游团，到此一游。”

2014年，德清正式出台了国内第一部县级民宿地方标准，表述“本办法所称的民宿是指经营者利用农村房屋”，避开了国际上通行的“经营者利用自己房屋”的说法，并且，特地规避了房间数。

城的尽头，川沙的贡多拉

我在上海科技馆地铁站钻出来。越过开阔的世纪公园地面广场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楼，一长排，高高地立在我的眼前。那一天的太阳预报的还凶猛，甚至些许过热。我脱下了羽绒服，搭在胳膊上。

本来，我预约了去一个地方，“谧舍”，因为一个新的推荐，我要先去连民村“宿予”。它们都是民宿，又是大邻居，都在川沙镇。我听说过上海其他民宿，地点都在上海心脏的老街区，但是我没有行动过。我在锦带路上招了一辆车，向东南一路突进，转入迎春路，芳甸路，锦绣路，罗山路，进入外环高速，迎宾高速，唐陆路，南六高速，22次穿越过河面后，终于向右到达鹿吉路300号，站在了上海的东南角，再往东，就是浦东国际机场，然后是长江入海口。

川沙，被认为是浦东的起源，元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，析华亭县东北境长乡等地置上海县，今川沙镇域隶上海县。但是，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不是当地民宿的最大诱因。

2016年6月，浦东出台意见，明确推进民宿发展。2017年，宿予拿到了第一张民宿类别的特种行业许可证。但它不是最早在川沙启动民宿项目的。谧舍、馨庐之后也都拿到了民宿许可证。谧舍负责人说，它是最早在川沙启动的民宿。曹嫣是谧舍的创始人之一，她

说另有一个创始人是川沙陈桥村人，工作居住都在上海市区，村里只有他的老母亲，带院子的老宅空着觉得浪费。两个创始人都有了几岁大的小孩，同时也觉得自家带小孩到村里过周末也蛮好。2015年他们开始启动了自己的民宿项目。

曹嫣不同于前一波推动民宿的建筑设计师们，她在高星级酒店做了20年。她与合伙人最终首先选择了与隔壁的界龙村合作，成为村里唯一一家民宿开发机构，“他们有钱。”1994年，界龙村创建的界龙实业在上海证券所挂牌，是“中国乡村第一股”。

但，这还不是谧舍选址的最关键因素。界龙村的西南边上，10分钟左右车程，是一个超级国际大邻居迪士尼乐园。它通过川东/西/南/北河完整地包围了7平方公里。如果我不走高架，可以从下面经迪士尼大道转六奉公路，周邓公路，南六公路抵达鹿吉路300号。浦东三家民宿经营地点都在川沙，迪士尼乐园的超大客流，尤其其中的国际游人，是它们起初大的诱因。

“民宿要考虑长远生命力，就要选择更好商业回报的地区。”馨庐负责人刘国祥说。

鹿吉路300号，一座帆船外立面的单层建筑，是宿予的旅客接待中心。“酒店是向上走的，民宿是平行移动的。”宿予的市场总监陈语默说。宿予、谧舍以及馨庐都没有采取以往包村的民宿开发做法，而是根据博弈，将自己嵌入村子里，多以三五幢农宅十多间房为一处独立民宿点，形成民宿聚落。其中，宿予形成最大的聚落，整体规划中包含200栋农宅，第一期50栋将于2018年完成。“我们从全球范围筛选，每一幢选择不同的设计师。”这也是谧舍的原则。“是的，个性化是民宿的特点，我们刻意避开相同的设计师。”曹嫣说。

从一个大厂房进入宿予旅客接待中心，倪姐是中心的管家，她的制服上右边领口下方别着的小铭牌上写着“住进别样时光”。她端出一个托盘，上面两排各三个灰色矮陶瓶，都用宽口玻璃罩罩着。其中一排是三种味道的精油，另一排是三种味道的洗浴用品，供客人选择确定即将入住房间的味道。“人们到民宿，是享受慢的开始，味道是第一位的。”陈语默说。

穿至后门，是小河明华港，两艘快艇并排挨着在等候。快艇司机，是新拿了上岗证的。他以前是开汽车的，“开快艇和开汽车没有太大区别，我十几天就拿到了证。”司机是当地人，以往川沙甚至浦东的河道里，并没有快艇。快艇很快，掀起的大浪花，使得河道显得更加促狭了。七八分钟，我们就到达了宿予第一处民宿点。

“我们并非一开始就想到开通水道。”陈语默介绍，“但是，我们发现连民村的水系发达，通过水路进村不仅可以感受城市工业农村的转变，也可以真正的慢下来。小轿车在乡村小道里很受控，也很扰民，而且需要绕路，还有一些安全隐患。”这条河道，有那么一段，现在成为宿予的专用水道。“我们会加强清淤以及更多河道清洁。”

“试营业期间，比较多是工作相关或者各种合作来往，所以主要采用快艇。正式营业之后，我们主要采用贡多拉。”

五条贡多拉，盖着绿色的帆布，分别泊在宿予旅客接待中心快艇登陆点的左右。贡多拉，是极具特色的尖船，轻盈纤细、造形别致，在威尼斯已经是上千年的代步工具。“速度比快艇慢，从旅客中心到住宿点要增加一倍的时间。不过，客人们是预备了时间的。”浦东三家民宿中，连民村宿予离迪士尼最远，他们想要接住往外走的上海“城里人”。

(作者为文化历史专栏作者)



观点

诗意是民宿的灵魂

丘眉

“民宿是个情绪的产品，是度假文化的标配。”创客创始人吴伟说。他通常一件灰色或黑色圆领衫，套一件黑色休闲连帽棉衣或休闲收身小西服，基本是黑色的休闲棉裤或牛仔褲，偶尔戴上一副眼镜。他原先是一位专职设计师，拿过不少奖项。“我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类民宿的客栈小酒店，睡过很多。但，我是以一个创业者进入民宿行业的。设计师只是我的一个标签，我不会在乎自己的需求。”

他认为虽然去年年初有一些唱衰的声音，但一些主流机构都在进入，民宿的发展已经由业余进入专业，“民宿是个有温度的产品，时代才刚刚开始。”

刘国祥在国营酒店系统几十年，推动创建了经济型、精品、高等等各种类型酒店。2016年，他离开了原单位，创建馨庐。“我已经50多岁了，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。”他还是不想做民宿，在他们看来，无法达到规模效应。他认为，事实上是，中国的民宿已经足够了，整体在达成规模效应。

2009年，刘国祥就到英国、美国、日本，国内的丽江、大理、宝岛台湾去考察体验民宿。“当时云南丽江的客栈，也是利用农民的住宅，但与当下的民宿确实有很大的区别。当下的民宿更小更精致，是一个诗意的业态。”

在馨庐，刘国祥要把住的体验做到极致，改变酒店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让店主人与客人互动。“店主文化是民宿的魅力。”

“民宿要一直保持更小更精致，不能不断地增加各种配套功能。我们下一处地点，想要通过民宿集合各种小而有趣且极致的单项产品，成为同一主题度假体验的极致区域。”在与当地人的关系上，刘国祥不会迁

移村民，也不会刻意嵌入乡村里。2002年，夏雨清在莫干山租下了一处民居，比作自己的“小屋”，“但不是梭罗《瓦尔登湖》隐居的小屋，也不是杭州朋友去云南西藏开的客栈‘小屋’，是‘法国西南的小屋’。一开始就是自住，是自己在杭州生活的延伸，能够互相顾及，能够兼顾小孩教育等等。”之后，他的“小屋”做了民宿。设计师只是我的一个标签，我不会在乎自己的需求。”

2009年，袁晓离开广州，进入四川稻城，建起类民宿的客栈；2014年，开始将客栈进化为民宿，“要更精细，档次更高。”

2014年，陈长春在北京城郊做隐居居里，“我已经做了45个院子，还要继续做更多的院子，不过发展速度会刻意放缓。人们喜欢有品质的乡村生活，希望便利。我们很受欢迎，自己也很享受与乡村的融合。”

2015年，地产中国网总编辑谢红玲从北京出城了，与19个伙伴一起抵达贵州黔东南万峰林，合伙建了民宿兜兰小筑，“为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建个美窝。”

2015年，浙江媒体人朱子一，在杭州城郊开始筹备止溪。虽然与家里老人矛盾争吵，却要与他们一起走进自己心中青草如茵的草原。“主要不是为了消解乡愁，我想要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”

“支持民宿众筹的人，不同于一般的投资。有些人仅仅因为喜欢，就像是买一个梦。”夏雨清说。他觉得民宿的命题没有那么重，就像他最初在莫干山租房一样，轻松地自然地发生着进化着。

我们未必经常有时间去远方尤其是一些偏远之地去旅行，但常会希望轻轻松松地度假。 “让自然归于自娱。”吴伟说。